长征路上的扁担

■邓一非

感　念

天还没亮透，山林浸在青灰色的雾里。突然，“吱呀——吱呀——”一声接一声，在山路上回响。那声音贴着山壁走，顺着江水流，长长地荡在山岭与峡谷之间，和着晨风，一声声，敲醒了整条沉睡的路。

那是一条扁担的队伍。扁担是用毛竹削的、硬木砍的，被汗水和年月浸得发暗发亮，泛着沉红的油光。扁担随人的脚步一起一伏，在肩上弯成一道富有张力的弧。

队伍里，有两副扁担的节奏格外沉稳。担子挑的是《红星》报编辑部的全部家当。扁担两头挂着的4只铁皮箱，随着步子发出轻微而规律的声响。箱子里头，装着一台油印机、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还有油墨和纸张。

编辑部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随中央红军一道走。白天行军，他们收集沿途的战讯；夜晚停下宿营，他们便卸下担子，打开铁皮箱，油墨混着纸张的气息扩散开来。

铁笔在蜡纸上“沙沙”地走，走得很急；油印机滚过，一张报纸就出来了。报纸是在扁担旁编出来的，编一段，印一段。1934年10月20日，长征途中第一期油印版《红星》报出版了。报头“红星”两个字，是邓小平题写的。油印机“咕噜咕噜”地转，刚印好的报纸还带着油墨未干的微湿。通信员把它卷起来，分送到前后的队伍中。

天将黑未黑时，战士们或是借着最后的天光，或是围在篝火旁，展开那些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很多战士尚不识字，识字的同志便展开报纸情真意切地朗读起来。报纸上的字，有时印得深，有时印得浅，得仔细辨认。

后来，笨重的油印机丢掉了，只留下一台轻便的手摇油印机，报纸仍一期一期地出。1934年12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编辑报纸的事交给了陆定一。长征路上，《红星》报一共出了28期。

若论分量，最沉的扁担压在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肩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军转移，由14名银行干部、100多名运输员和一个连的警卫组成的队伍行进在长征途中。他们的扁担，挑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大半个家当，那是靠着钨砂矿的出产、税收与没收征发和打土豪、分田地一点点攒下来的金条、银圆、纸币，还有沉重的石印机。它们被分装在厚实的木箱里，由100多名运输员用扁担挑着。挑扁担的人们，沉默、稳重，臂膀如铁。他们的脚步，是真正的“步步千钧”。

入夜宿营时，运输员围着木箱睡成一圈“人墙”；过封锁线时，流弹尖啸着从他们耳边擦过，运输员弯下腰，攥紧扁担快步往前赶。过了湘江，部队轻装简行，沉重的机器被埋在了路上。往后，扁担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倒在了路上。1935年10月，队伍到达陕北吴起镇时，14名干部只剩下8人。清点账目，除了路上正常的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雪山，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人走在没膝的深雪里，腿像灌了铅，而肩上那根被磨得发亮的扁担，成了第三条腿。前方是流动的雪坡，是隐藏的冰裂隙。有经验的老兵会将扁担竖起来，像持着一柄长矛，用力插进前方的雪中，探虚实、量深浅。当有人力竭滑坠，那根扁担会瞬间从最近的人手中伸出，横在雪坡上。滑坠的人一把抓住，几双手接力往上拉，把战友从白色的深渊巨口中拉回。

过草地，扁担又成了探路的家什。眼前是漫无边际的沼泽草甸，下面藏着无数张饥饿的、等待吞噬的嘴。老兵横握扁担，小心翼翼向前探去，用扁担头试探性地戳向前方的草地。“噗嗤”一声闷响，扁担陷下去大半截，说明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死亡沼泽；“咚”的一声实响，碰到结实的草根，说明地面还算硬实。一旦有人失足下陷，扁担会立刻从四面八方伸来，横架在泥潭之上。无数双手死死攥住它，把战友往回拖。夜里，凄风苦雨，四野茫茫，无处宿营。战士们便三五成群，背靠着背，将几根扁担插进稍硬的泥地里，撑开仅有的油布，在下面缩成一团，直到天亮。

长征路上，还有两根扁担，留在了老百姓的家里。

川西邛崃深山，1935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路转战进驻这一带，一驻就是百余天。队伍缺医少药，不少战士都患了疟疾和疥疮。高兴村年逾八旬的老中医张崇荣，看着那些伤病员，二话没说，带着全家忙碌起来。他们上山采药，捣药熬药，一趟趟送往红军营地，药钱分文不取。百余天时间，经他救治的伤病员有百人之多。1936年2月，部队要北上离开。红军执意要付医药费，老人坚决不收。推让多次后，一位红军指战员将一根随军的扁担送到张崇荣手里，说：“老先生，您收好这根扁担。等我们胜利归来，一定回来把它‘兑换’成钱；若是回不来，等革命成功了，拿着它到政府去，也能换成药费。”张崇荣没有去换。那根扁担被张家当作传家宝传了3代。2005年，张崇荣老人的孙子张永志将这根扁担捐给了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在四川叙永石厢子，1935年2月，腊月天寒。除夕那天，中央红军进驻这个深山小镇，在这里过了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大年初一，胡孝顺大娘见战士们连夜行军，衣裳脏得结了板，便烧起热水，把30多套战士们换下的衣裳一件件洗净。战士们也不闲着，帮她挑满水缸，扫净院落。几日之后，队伍开拔，一名战士把自己从江西一路挑来的扁担留给了大娘。“大娘，这扁担留给您，等我们打完了仗，还会回来的。”队伍走远了，山道上只剩风声，大娘抚摸着那根扁担，久久不愿离去。

当陕北的黄土塬遥遥在望，那些曾经“吱呀”作响的扁担，许多已经不在了。有的遗落在激战中，与牺牲的战士一同长眠；有的在轻装行进时被忍痛舍弃；有的作为一种信物，留在了沿途百姓的家里，成为一个故事的开头。

如今，“吱呀——吱呀——”的声音很少能听见了。可说起长征，人们总会想起那些被压弯的扁担。它们不会说话，可那“吱呀——吱呀——”的声音，就像一个民族在跋涉中的呼吸，永恒地回荡在历史的群山与祖国的江河之间。

心香一瓣

沙海蜃楼

■邹　冰

雨后的腾格里沙漠上，一列行进的队伍戛然而止。后面的人撞在前面人的后背上，一行人“轰”地倒在了地上。

班长被后面拥上来的兵压在身下。他低声嘟囔了一句，在呼呼的漠风里，后面的人听不清他的声音。班长一边“呸呸”吐口里的沙子，一边用手在空中比画着指向前方。收起动作，他飞快地往沙梁上跑。到了沙梁上，他立住脚，单手指向远方。

我们看见班长的手在抖。他口里的沙子似乎吐干净了，喊话的声音十分响亮：“看！是沙海蜃楼！”

闻言，我们冲上沙梁，顺着班长手指的方向伸长脖子看。

昨夜的一场大风，让灰蒙蒙的沙漠变了样子。沙漠呈现出浅黄且干净的颜色。此时，在天与地相接的地方，竟出现了一座城市。那座城市浮现在一条河上，城在波涛之上。楼宇、村庄、船舶，熙熙攘攘的行人时隐时现。

有人喊：“看！有个美丽的姑娘！”是的，在氤氲的水面上，赤足行走着一个袅袅婷婷的蒙古族姑娘。她踩在一片蔚蓝的水面上，双手捧着蓝色的哈达，长袖随风摆动。我们耳畔似乎有歌声传来：“远方的客人，请喝一杯下马酒……”也许是幻觉，我的耳畔仿佛真的有凉风在吹拂。再看过去，河面上波浪起伏，水草丰茂，水波随风翻滚，一大片水草随波摇曳，“哗哗”的声音，似乎近在耳边。

看着那座天空中的城市，新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仔细看城市边上那条河，似乎不是我们熟悉的弱水河。弱水河的河床上，没有鹅卵石，也没有干净清澈、蔚蓝平静的水。有新兵说，这座城市是水墨画，因此显得影影绰绰。也有人说，他昨夜做梦，梦见故乡了，故乡的风景就是这个模样。

这座空中的城市里，还有营房，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恍惚间，画面忽然切换，城里有人牵着骆驼、牛羊走在路上，四周炊烟缭绕，红柳摇曳。

我们被这美景惊得张大了嘴巴。

还是班长见多识广，他说：“海面上出现的是‘海市蜃楼’，沙漠里出现的是‘沙海蜃楼’，难得一遇。”

正当我们沉浸在这美轮美奂的视觉震撼之中时，忽然，画面消失了。沙漠里刮来一阵风，吹走了天幕上的景观。我依稀记得，沙海蜃楼是从角落开始消失的，像有人用巨大的橡皮擦，一下一下擦掉了那迷人的景致。

沙海蜃楼消失了，我却注意到，腾格里沙漠竟是五彩缤纷的。沙丘黄得明艳，天空蓝得澄澈，骆驼刺绿得清新，云彩白得纯粹。是啊，夏季的腾格里沙漠是一幅油画，也许不够精致，但苍凉粗犷，同样美不胜收。

回营房的路上，班长提议唱一支歌。他起头，我们晃着脑袋唱：“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戴上呀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多年过去，我始终记得那一天的奇遇。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新兵感觉整个下午都在梦中。也许，真的是我们在夜里做了思念故乡的梦，被沙漠听见，让天空为我们实现了吧。



草地党支部（雕塑，中国美术馆藏）　卢征远作

牵挂，留在长长岁月

■张晓君

乡情一缕

1932年，江西省于都县车溪乡坝脑村，大樟树下。刚刚结婚不到20天的段桂秀，送别了奔赴前线的丈夫王金长。

王金长对她说：“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照顾好家里人，一定要等我回来……”

从那天起，这棵大樟树就成了段桂秀目光的锚点。每当想念丈夫，她就走到树下，望着土路延伸的方向出神。一年年，枝丫抽了又落，落了又生，树干上的纹路像被时光刻下的深深浅浅的念想。

21年后，段桂秀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明书。

可她始终不愿相信，直到2019年，101岁的段桂秀，终于在烈士英名墙上找到了王金长的名字。名字很高，她够不到。她先是一怔，然后一下子伏在英名墙上，失声痛哭……那一刻，段桂秀才真正相信，自己的金长哥哥再也回不来了。

2026年8月23日，这位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与世长辞。等了一辈子，她终于和金长哥哥团聚了。

距于都县坝脑村100公里的瑞金市叶坪镇华屋村后山，有一片苍翠挺拔的山林。1934年秋，这里多了17棵松树。种树的是村里的17位青年，他们一人种了一棵。他们要出远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17棵松树，是17位青年留给家里的念想。

他们中，有的是儿子，有的是丈夫，有的是父亲；他们中最大的39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见松如见人，他们约定要一起回家，万一有人回不来，活着的人就替他照看家小，也照看好这些树。

在华屋村，有个习俗——松树是种在墓地旁边的。或许从种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心里做好了准备。

家里的亲人，等啊等啊，等到老母亲走了，等到妻子青丝变成白发，等到孩子长大成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几十年后，家人等来5个字——“北上无音讯”。

“北上无音讯”，是多少个活生生的人，最后的音讯。

当年他们走上的路，叫长征。他们倒下的方向，是队伍前进的方向。17位青年是在哪里倒下的？身旁可也有挺拔的青松？没有人知道。只有那一棵棵树，替他们扎根故土，陪伴亲人，守护山水。

90多年过去了，华屋村人明白父辈义无反顾去革命的理由。北上无音讯，但闻凯歌传——他们早已化作了满山青松，化作了吹过这片土地的风，化作了我们脚下这条路。

当年栽下的17棵青松，如今已遒劲挺拔。斑驳树影里，藏着华屋村几代人未说出口的惦念，也藏着这片红土地最朴素的信仰。

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的红军无名烈士墓，曾经来过这样一位老人。据当地工作人员回忆，老人年纪很大了，祭拜完烈士后，久久不愿离去。

工作人员上前询问，得知老人是第一次来井冈山。老人的父亲跟随红军离开家乡的时候，她还没出生，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家里很早就收到了父亲的烈士证明书，可这么多年来，经多方打听，她始终不知道父亲牺牲在哪里，也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

老人说，这些年，只要经过烈士陵园，她总会去祭拜。她说：“万一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呢？”

烽火里的出发、奋战与牺牲，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牵挂里。那些毅然转身远去的背影，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

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没来得及圆的梦，都已经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烟火寻常，变成了每一个平凡安稳的清晨与黄昏。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我打秋天走过

■闫好丽

我打清晨走过
草叶上露水晶莹
秋虫爬过草尖
野牵牛合上紫色的钟
银杏果落了一地
金色的果子
染黄一城秋色
一片落叶里
藏着整个秋天

我打军营走过
起床号穿过薄雾
汗水比秋霜更早抵达
在迷彩服上
结成细碎的盐
训练场上的尘土扬起
又缓缓落下
像一封封未寄出的家书
落在靴边
又被脚步带走

我打秋天走过
秋天不语
风中裹满桂花的清甜
故乡的玉米地
正在收割
父母操劳的双手
稳稳接住
秋天的馈赠

我在千里之外
把腰杆站成
另一垄庄稼
秋天终于开口——
它把边关的风雪交给我
把身后的灯火
留给万家团圆

秋叶落在青春里

■朱　峰

记　忆

落叶随风，回忆缠绵。2013年秋，刚入伍的我站在营区国旗下敬军礼，道路被梧桐叶染得满地金黄。

“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旁的唐班长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压低声音提醒道。我赶紧把两肩向后张。那时，我的身上还带着南方老家特有的气息。

营区的夜，是浸在草木香里的深灰蓝。每次站夜岗，我总爱借着岗亭漏出来的灯光，细数枪身上的划痕：第一道是低姿匍匐过铁丝网时，刚到枪身划出来的；第二道是实弹射击训练，退膛时枪身在水泥地上蹭出来的；第三道是全装野营拉练，我不慎摔在山路上，枪托在石头上磕出来的……

备战军考的那段日子，我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泡在了连队岗亭旁的梧桐树荫里。周末，战友们都休息了，我抱着书本蹲在梧桐树下背记政治理论要点。落叶偶尔飘进书本，我就夹起来当书签，不知不觉攒了厚厚一沓。

黑水笔用完一支又一支，草稿纸摞得比字典还厚。那时候，我累了就抬头看看天空，风载着云朵从训练场上飘过，带着战友们震耳欲聋的刺杀声，吹得梧桐叶沙沙响。记得临去参加考核那天，排长拍着我的肩膀郑重地说：“小伙子，好好考，部队不会亏待能吃苦的人，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像一簇火，比营区后山的落日烧得还红。

时间在站岗与备考中匆匆流逝。不久后，我迎来了又一次全装拉练。

那天，全营官兵从凌晨出发，一直走到午后。最后15公里，我的脚底板磨出了七八个血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快给我，硬扛什么？”班长追上来拽住我的背囊，我却咬牙把它又往自己这边拽了拽。“班长，我能行，不能给咱们班拖后腿。”

路过后山村口，老杨树下，许多老乡在那里乘凉。这时，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端着瓷缸递到我和战友面前，说：“解放军叔叔，喝水。”阳光落在老乡们的笑脸上。我想这大概就是迷彩青春里的温暖记忆吧。

夜里在打谷场宿营，我躺在地上看银河铺过山尖。脱鞋挤血泡时，战友递过来一根针，他一边帮我挑破血泡一边说：“你忍着点啊，这针我用火烤过了，不会发炎。”末了还掏出个创可贴给我贴上，“这种创可贴很透气，你还要看书考试，可不能烂了脚。”我点点头，没吭声，心里暖暖的。

揭榜的那天，连队文书举着信封跑过来，隔着老远就喊：“好小子！你真考上了！”我攥着信封的手直抖，半天哆嗦着拆不开封口，还是文书一把帮我撕开。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露出来时，周围的战友全围了上来。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那些苦没白吃啊！”

在闹哄哄的笑声里，我下意识走到了第一次敬礼的国旗杆下。站在国旗下，风卷着梧桐叶吹过，那些藏在叶子里的回忆，一下子全都涌到了眼前。我想起在梧桐树下背书的清晨，叶落的簌簌声裹着我的读书声，路过的战友会默默走向另一条小路，生怕惊扰我；想起5公里冲刺时，战友们扯着嗓子喊“加油！马上到终点了！”冲线后我累得瘫倒在地上，梧桐清香直钻鼻尖；想起指导员蹲在树下给我讲数学题，叶影在脚边晃，他用粉笔头在地上画了擦、擦了又画，直到我点头说懂了，才笑着拍我的肩膀：“我就说你行！”

如今，我已经离开老营区多年。再回来时，风还是当年那熟悉的味道，吹过掉漆的单双杠，吹过沙坑边的黄花草，吹过满地金黄的梧桐叶，也吹过年轻战士黝黑发亮的脸。这时，一个端着水壶的小战士追上我，挠着头问：“班长，你就是当年咱们营唯一考上军校的人吧？我也准备考军校，能给我传授点经验吗？”我看着他眼里闪着的光，和当年蹲在梧桐树下背书的我眼中的光一模一样。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路难走，你踩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沿着营区道路径直向前，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看着梧桐叶打着旋落下，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些年我一步步踩实的脚印，都带着营区的风，藏着青春的汗！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92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